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参考资料

(二)

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

一九六三年四月

目 录

法国工人党的綱領 (1880年哈佛尔大会通过)	1
巴枯宁: 上帝与国家 (选录)	4

法国工人党的綱領

(1880年哈佛尔大会通过)

鉴于:

生产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不分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

生产者只有在掌握着生产资料(土地、工厂、船舶、銀行、信用机关等等)的时候,才可获得自由;

現有二种形式可把生产资料归属于他們:

第一种,为个人形式,这种形式从来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由于工业的进步它将渐渐被摒弃;

第二种,为集体形式,这种形式的物质与精神的要素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本身所造成的;

又鉴于:

这种集体形式只能是生产阶级——有特殊政党組織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的結果;

这种集体形式的組織,无产阶级必須使用所有的手段来把它建立起来,其中也包括使用普选权,这样使普选权原来作为欺騙工具者現在一变而为解放的工具,因之,法国的工人社会主义者,提出从政治上与經濟上去剝夺资本家阶级,并使全部生产资料归还給社会,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茲决定利用选举作为組織与斗争的工具,而以下列的最近要求来参加选举。

(I) 政治部分

1. 撤銷一切关于压迫出版、集会、結社自由的法律，特別关于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律。消灭服务工作册及一切关于工人屈服于主人，妇女屈服于男人的法典中的条文。

2. 取消宗教信仰的預算，將所謂“死手”财产，〔即指宗教团体所有的不受征不納稅的财产——譯者〕属于宗教团体的动产与不动产归还于人民，（1871年4月2日公社的命令），其中包括属于这些团体的一切工商业机构在內。

3. 取消国家公債。

4. 取消常备軍，建立人民的普遍武装。

5. 公社享有支配其行政与警察之权。

(II) 經濟部分

1. 每周中須有一天休息，或法律上規定任何企业每周开工不得超过6天。法律規定成年人的工作日以8小时为限。禁止未滿14岁的儿童在私人工場做工，14—18岁的青年的工作日縮減到6小时为限。

2. 学徒由工人联合会保护。

3. 法律規定最低工资，由工人組成的統計委员会每年依据当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确定。

4. 法律禁止老板雇佣那些接受較低于本国工人工資的外国工人。

5. 对男女工人，同等工作，同等工資。

6. 一切儿童的科学与职业学习由国家与公社开支費用。
7. 老人与残废工人的维持費用，由社会負担。
8. 禁止企业主对工人互助金、保险金等等的管理之任何干涉，这些基金必須完全由工人处理。
9. 企业主須对不幸事故負責，企业主提出保证金，归工人保管，該項保证金是以在生产上所雇用的工人数与所有的危险程度为比例。
10. 工人参加拟訂各个工場的专门章程；取消擅用权威的企业主以罰款或扣留工資的方式处罰其工人之权，(1871年4月27日公社的命令)。
11. 終止一切关于公共财产（銀行、铁路、矿山等等）让渡的契約，一切国家企业轉归在那里工作者的工人来經營。
12. 撤銷一切間接稅，一切直接稅改为累进所得稅，从三千法郎以上的收入起征。取消每个嫡系超过二万法郎的遗产。

(阿·伊·莫洛克、維·阿·奥尔洛夫編：《世界近代史文獻》卷2 (1870—1918年) 第1分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166頁)

巴枯宁：《上帝与国家》（选录）

那一边是对的，唯心論者呢还是唯物論者？这問題这样子一問就不可能有什么疑惑了。无疑的，唯心論者是錯的而唯物論者是对的。是的，事实产生在观念之先；是的，正如蒲魯东所說，观念不过是一朵花，它底根株伏在生存底物質条件里。是的，人类底整个历史，知性的或是道德的，政治的或是社会的，只是經濟史底反映。

近代科学底一切分科，真正的公正的科学底一切分科是在合力宣告这种基本而有决定性的重大真理：社会的世界，其实就是說人底世界——简单說来就是人性——就只是——至少对我們以及我們这个行星上——动物性底最高表彰，最后和最高的发展，不过正因为每一个发展都一定包含一个否定，它底基础或是出发点底否定，所以人性同时就是，并且本質上就是人身上所含的动物性成分底緩慢而渐进的否定；而組成了和創造了理想，知性和德性的信心和观念的底世界，就是这一种合理而又自然的否定——正因为它是自然的所以是合理的，它既是历史的又合乎邏輯的，正象世界上一切自然定律底发展和实现同样地不可避免。

是的，我們底第一代祖先，亚当和夏娃，假如不是大猩猩的話，也是大猩猩，杂食，有知性而又凶猛的野兽底近亲，不过比起别种动物多了两种寶貴的天賦——思想的能力和叛逆的慾望。

这两种天賦加上它們在历史过程方面不断的影响代表了根本因子，代表了人底动物性底肯定发展中的否定力，而由此創立了組成人底人性的一切。

聖經这本书当做一本人类智慧和幻想的最古老的表白之一来看

是很有趣味并且有几处很深刻的书籍，但它却极其天真地用原始罪恶的神话来表示。前节所说的真理耶和華，他無疑地是人類所崇拜的一切善神之中最會嫉妬，最無用，最凶惡，最不公平，最渴血，最暴虐，而又對於人類尊嚴和自由最有敵意的神——耶和華只不過為了滿足他那種莫名其妙的奇思怪想才創造了亞當和夏娃；無疑的他想消磨一些在永恒的自我性孤寂中他所覺得厭倦的時間，或者他想有幾個新的奴隸。他慷慨地把整個地球，連它底一切果物和動物在內，听他們處置，對這全部的享樂只附了一種限制。他明白地禁止他們能動智識樹上的果子。因此，他希望那個男子缺乏他自身底一切了解，一直是永遠的野獸，在永恒的上帝，他底創造者和主人底面前永遠是個四足動物。不過這裡走進了撒但，永恒的叛逆，第一個自由思想者，俗世底解放者。他使亞當感到自己野獸般的無知和馴順；他解放了他，在他底額上打上自由和人性底印記，由此慫恿他不服從，去吃那智識樹上的果子。

我們知道接着來的是什麼。那位好上帝凭了他底預見——他底神聖的能力之一，也許已經警告過他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這下子勃然大怒，可怕而又可笑；他詛咒撒但，亞當以及他自己所創造出來的世界，象小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那样被所謂他自己底創造物所袭击；打击了我們的祖先本身還不滿意，還要詛咒那些對遠祖所犯的罪毫無所知的一切子子孫孫。我們的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學家他們覺得這件事情意義非常深刻非常公正，就是因為它是異常不義和荒謬。然後，請記得他不僅是復仇和憤怒的上帝，却也是愛的上帝，他在苛責了幾萬萬可憐的人類而罰他們進永恒的地獄之後，他對其餘的又起了憐憫，而為了拯救他們和把他自己底永恒而神聖的愛和永恒和神聖的恨——總是渴血和找犧牲——調和起來，他把他底唯一的兒子送下世界，可能被人們殺死，作為一個抵償性的犧牲者。這

叫做贖罪底奇迹，一切基督教底基础。假如这神聖的救世主当真拯救了人类世界，那就更是奇迹了！但是不；在基督所应允过的乐园里面——象我們所知，这是正式的告示——选民是很少的。其余的人，那些現在和将来世世代代的广大多数一定永久会在地獄里受火烧。同时，为了要安慰我們，那永远公正，永远良善的上帝把拿破侖第三，威廉第一，奥国斐迪南以及全俄罗斯亚历山大各世底政府給了尘世。

这些就是在整个十九世紀在政府明令下欧洲一切国民学校里所讲的荒謬故事，所教的丑惡教义。他們說这样是使人民开化！一切这种政府都是民众底有系統性的毒害者，自私自利的麻醉者，这还不明显嗎？

我跑开了我的主题了，因为我一想到他們用来永远把各民族留为奴隶的基础和犯罪方法以使他们无疑地会变得更能够榨取他們的时候，我就要愤怒。世界上一切脫洛普曼（Tropmann）的罪恶和这种叛反人性的罪恶比起来算得什么呢？每天，广泛地說来，在文明世界的各处都有那些敢自称为人民导师和民之父母的人們犯着这后一种罪恶。我回过来仍旧讲原始罪恶的神話里。

上帝承认撒但是对的，他承认在应許以知識和自由作为被魔鬼引誘而做的不服从行为底酬报这一点上，魔鬼并没有欺騙了亚当和夏娃；因为，他們一吃了禁果，上帝自己就說（見聖經）“看哪，这人变成了众神之一，知道善恶了；所以，免得他变得和我們一样地不灭，要禁止他吃永生之果”。

現在讓我們略过这个神話底荒誕的部分，讓我們来看看它底真正意义，这意义很明白，人解放了他自己；他把他自己从动物性里解放出来，把他自己构成一个人；由于一种反抗性的和智慧的行动——就是，靠了反叛，靠了思想，他开始了他的底显然是人底历史和

发展。

有三种要素，或者三个基本原则构成历史上一切集体的或是个人的发展底根本条件：(1)人底动物性；(2)思想；以及(3)反叛，相应于第一种的是社会经济和私人经济；对第二种是科学；对第三种是自由。

唯心论底一切派别，贵族政治论者和资产阶级，神学家和玄学家，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宗教家，哲学家，或是诗人，还有，不要忘记那自由经济学家——正象我们所知，他们是空想底无条件崇拜者——听到了具有巨大的智力，崇高的理想，以及无限抱负的人正象世界上所有的别些东西一样，不过是物质，只是卑贱的物质底产物，就大为生气。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唯物论者所说的物质是自动地永恒地在变动着，活动着，生产着的物质，化学上或是有机地被它底特有的力学的，物理的，动物性的以及知性的性质或是力量所决定和显示的物质——这种物质和唯心论底卑贱的物质完全不同。后者是它们底虚伪的抽象底产物，的确是一种愚昧的，没有生气的，没有变动的东西，不能够产生些微东西，是一个死人底头颅^①，和那个他们称作上帝称做至尊者的那种优美的空想成功对比的一个丑恶的空想；跟物质相反，唯心论者底物质被他们剥夺了构成它底真实的本性底一切，必然代表了最高的虚无。他们从物质那里取去了知性，生命，一切固有的特性，活跃的关系或是力，以及缺了它之后物质连重量也不会有运动本身，使它在空间里只剩下不可理解性和绝对静止性；他们把所有这些自然的力，性质，和表现归之于他们抽象空想所创造出来的幻象；于是，把职分对调了一下，他们把他们这种幻想

① 这意思就是说没有价值的废物。——译者

的产物，这种幻象，这种虚无的上帝叫做“至尊者”，而，必然的结果就是把真实的存在，物质，世界，当做虚无。之后，他们郑重地告诉我们这种物质不能产生任何东西，甚至不能使自己运动，而因此必须由他们的上帝来创造它。

在这本书底末了我指出在上帝这种幻想底引导下必然会遇到的谬误和真正使人厌恶的荒谬性，他会被看做一个有人格的东西，世界底创造者和组织者；或者甚至于看作是非人格的，一种展布全宇宙而因此构成宇宙底永恒原则的神圣精灵；或者算它做一种不确定而神圣的观念，总是在世界上出现和活动，并且总是表现在物质的和确定的东西底总和里。我这里只论重要的几点。

物质世界底逐渐发展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同样，有机的，动物底生命以及历史地传播的人类个人和社会底知性底逐渐发展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它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劣等到优等的完全自然的运动；和我们底日常经验完全相符合，因之而也和我们底自然逻辑，和我们的思维法则相符合的运动；那种法则只有靠了这些相同的经验才形成起来，而由此发展起来的逻辑，可以说，只是它底重视或是经过思索后底摘要。

.....

唯心论者底体系完全和这相反。他们要推翻一切人类经验和普遍而共同的良善感觉，那种感觉是一切人类理解底根本条件，它是从象“二的两倍是四”那种简单而大家一致承认的真理以至最高级最复杂的科学思考里产生出来的——此外，它不承认一切不曾经过事物底经验和观察底严格考验的东西——它就变做人类知识底唯一的重大基础。

唯心论者绝不追求从低级到高级，从劣等到优等，以及从比较简单到更其复杂的自然秩序；他们不去聪明地，合理地随着从无机

的世界变到有机的，植物的，动物的以致特出的人类的世界——从化学物质或是化学的存在变到活的物质或是活的存在，而从活的存在变到会思想的存在——底事实上在进行着的运动，这些鬼附了的，盲目的，被他们从神学上因表来的神的幻象所压迫着的唯心论者们完全采取了相反的路线。他们从高级走向低级，从优等走向劣等，从复杂走向简单，他们从上帝出发，把它看作一个人物或是一个神圣的东西或是观念，他们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从永恒理想底极峰直跌到物质世界底泥沼之中的可怕的跌落；从绝对完美降到绝对缺陷，从存在底假想，或者毋宁说，从至尊者降到虚无。这永恒的，无限的，绝对完美的，可能是厌倦了他自己的（神圣的上帝存在）在什么时候，怎末样，并且为什么决心采取这种绝望的死的飞跃，那是没有一个唯心论者，没有一个神学家，没有一个玄学家，没有一个诗人曾经有能力能够了解或是对教外人士解释的，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宗教，以及一切先验的哲学系统底关键就在这个独一无二而邪恶的神秘上①。圣者们，受到启示的立法者，预言家，救世主们都想从这里找到生命，而找到的只是苦痛和死亡。因为他们不能解释出来，它象古代底司芬克司②一样地吞吃了他们。伟大的哲学家们，从希拉克利图斯（Heraclitus）（柏拉图底门人——译者）和柏拉图直到笛卡尔，斯宾诺沙，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以及黑格尔，还不提印度的哲学家，都曾写出过成堆的书籍，建立了又卓越又精巧的系统，在这里面他们还顺便讲起许多美丽而伟大的东西

① 我称它做“邪恶的”因为我相信我所提到的附录里证明了世界上过去和现在所犯的一切恐怖都是奉献于这个神秘的；我称它做独一无二的是因为损毁人类心灵的一切其他神学和玄学的荒谬只是它们底必然后果。——著者

② 这是一个满身人面的女怪。——译者

而发现了不朽的真理，但是他们对于这种神秘，他们底先验性研究底主要对象却仍旧不能领悟，全世界最可惊叹的天才们，至少在三千年来一个接着一个地重新从事于这息西火斯（Sisyphus）底工作①，他们底絕大努力結果只使得这种神秘更是不可理解。当一切活生生的而又认真的人们放弃了那种含混的科学——生来就是信仰底违反理性和坚强的科学理性之间的妥协，无疑可以历史地说明的——的时候它会有希望被不自然地热中着的玄学底若干迂腐門人底例行思想所揭露出来嗎？

显然，这种奇跡是解释不出来的——这就是說，它是荒謬的，因为只有荒謬的东西才是解释不出来的。显然，凡是在快乐和生活里需要这种荒謬的东西的人们必須放弃他底理性，而假如他能够的話，回到天真，盲目而愚昧的信仰，跟着退吐利阿奴斯②以及一切真诚的信仰者来重复这句綜括了神学精义的一句话：因为它荒謬所以我信仰它，那末一切討論終止，留下的只有信仰底得意揚揚的愚昧。不过，立刻又发生了另外一个問題：一个有理性而有知識的人怎样甚至会感觉到信仰这种奇跡底需要呢？

对上帝，世界底造物主，主宰者，审判者，主人，詛咒者，救世主，以及施恩者，底信仰仍然会在人民之間流行，特別在农村区域里要比在城市无产阶级之間更要传布得广一些，这没有什么比它更自然的事了。人民不幸仍旧十分无知，而且被一切政府底有系統底努力所弄得繼續无知下去，这些政府把这种无知当做他們自己底权利

① 息西火斯是希腊神話里 Corinth 的王，饒而貪，被罰在冥府运石上山而每次一定滾回，所以它的意义就是沒有休止的工作。——譯者

② 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us (160?—230?年) 为初期基督教会神甫，三世紀初加入 Montanus 运动，远离教会。——譯者

底根本条件之一，这倒也不是沒有理由的。人民在每天劳动的重压下，被剥夺了余暇，被剥夺了知識的交換，被剥夺了念书的机会，总之被剥夺了一切使人类思想发展的手段和大部分的刺激，他們大都不加批評地囫圇地接受了宗教的传统，这些传统从小就在生活的各方面包围了他們，并且用了各种官方的下毒者，有牧师也有俗人，把它用人工保持在他們底头脑里，使它变做一种心灵上道德上的習慣，常常甚至比他們底自然的善良意識更是有力量。

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人民的荒謬信仰，在某几方面还可以替它辯护，这就是，他們地位底卑賤，他們发现在欧洲最文明的国家里他們永远被現存的社会經濟組織判定在这种地位。人民在知識上、倫理上以及物質上被貶低到人类生存的最低点，在生活上他們象囚犯在監獄里一样地受着限制，沒有前途，沒有出路，如果我們相信經濟学家，甚至还没有将来，假如他們沒有逃避的欲望的話，他們的精神之偏狹和本能之愚劣可眞和資產階級一样了；不过讲到逃避，那只有三种方法——两种是空想的，一种是实际的。前面这两个是酒店和教堂，肉體上的墮落和精神上的墮落；第三种便是社会革命。因此我断定要把人民底宗教信仰和放蕩習慣加以彻底破坏——那种信仰和習慣是比一般想象中更其密切地結合着的——这最后一种方法要比宗教上自由思想者底一切神学說教更其有力。由于把每个人和一切人們身上所发展出来的人性底又精純又眞实的快乐来代替那精神放纵和肉體放纵底既虚妄又下流的快乐，只有社会革命才有力量把一切酒店和一切教堂同时关闭。

在这以前，整个說来人民仍旧会信宗教；假如他們沒有理由去信仰的話，他們至少有这权利。

有种人，假如他們不信仰的話，至少必須裝得象信仰的样子。这种階級，包括了人性的一切虐待者，一切压迫者，一切剝削者；牧

师，君主，政治家，兵士，公私金融家，各种公务员，警察，宪兵，典狱官和刽子手，专卖商，资本家，收税人，包工和地主，律师，经济学家，各种政客，下至鄙夫俗物，他们会齐声地反复着伏尔泰的这些话：

“假如上帝不存在的话，必得发明一个。”因为你**知道**，“**人民必须有一种宗教**”，这是**安全瓣**。

最后，还有一种为数可以說不少的诚实而胆小的人，他们底智慧使他们难以把基督教义看得很认真，他们在细节上加以排斥，但是没有勇气，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的决心来整个加以否认。他们把宗教的一切特别的荒谬性留给你来批评，他们排斥一切奇迹，但是他们死命抱住主要荒谬之点不放，而这主要的荒谬之点却是其他一切荒谬底来源。抱住了别的奇迹所由解释和辩护的那个奇迹——上帝底存在不放。他们底上帝并不是有活力和有力量的人物，并不是神学上底残忍的肯定的上帝，它是一个模糊的，透明的，幻想的人物，虚幻到一想把握它，它就变做虚无；它是海市蜃楼，它是既不热又不亮的鬼火，然而他们却紧握着它不放，而且相信假如消失了它的話一切便都会跟着它消失，他们是沒有决断的，病态的人，他们在现在的文化之中失掉了他们底凭借，既不属于现在，也不属于将来，他们是永远停留在天堂和人世之间的苍白的幽灵，他们在资产阶级政治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地位也是如此，他们没有充分力量来彻底思想来下决心，只是不断地努力調和那无法調和的东西，浪费了时间又感到痛苦。在公众生活里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我們用不到討論，“跟随他們或是反对他們”这种問題。他們太病弱了。

但是另外有很少几个杰出的人，人們說起了他們不敢不尊敬，他們底有活力的健康，精神底坚强和良好的意念是沒有梦想到会有

問題的。我只用提出瑪志尼，密采來 (Michelet)，基乃特 (Quinet)，約翰·司徒·弥尔 (John Stuart Mill) 这几个名字^①他們是慷慨而堅強的靈魂，偉大的心靈，偉大的精神，偉大的作家，特別是瑪志尼，喚醒了一個偉大民族底英雄性和革命性的人；他們都是唯心論底使徒，唯物主義刻毒輕視者和反對者，因之在哲學上和政治上都是社會主義底刻毒輕視者和反對者。

那末，為了反對他們，我們得討論這個問題。

第一，讓我們指出我剛才提出的杰出人物以及現今還活着的任何其他的重要唯心論思想家之中其實沒有一個注意到這個問題底邏輯方面。沒有一個曾經嘗試過哲學地解決這種底死亡的飛躍——從精神的純粹而永恆的區域跌到物質世界底泥沼——底可能性，他們在歷史上許多最偉大的天才底失敗之後對接近這種無法解決的矛盾覺得恐懼而感到無法解決呢，還是感到它現在已經解決得夠好了？那是他們底秘密。事實上是他們不管上帝存在底理論證明，而只擴

- ① 恐怕只有司徒·弥尔先生他的認真的唯心論是大有可疑的，這有兩個理由：第一，假定他不絕對是奧古斯特·孔德實證哲學底門徒的話，也是個熱烈的贊美者，一個附和者，這種哲學儘管有無數保留的地方其實是无神論的；第二，司徒·弥尔先生是英國人，而甚至在今天，在英國自稱為无神論者，就是自行放逐。——著者

Giuseppe Mazzini 意愛國運動者 (1805—1872年)

Jules Michelet, 法歷史家 (1798—1874年) 極端反對舊教，歷史方法方面重半哲學家的自然主義的敘述法，反對基佐 (Guizot) 的重理論。——譯者

Edgar Quinet, 法政論家，詩人，哲學家和歷史家 (1803—1875) 熱望自由。

John Stuart Mill. 英個人主義者，力主個人自由。為 James Mill 之子 (1806—1873年)。——譯者

展它底实际基础和后果。他們把它当做是被普遍接受的事实，那样一来，不能再有任何疑惑，因此他們只对确立信仰上帝这件事底悠久性和普遍性加以証明。

这种动人的一致性，在許多杰出的人物和作家——只举把这种想法表示得最动人的几个最著名人物，約瑟夫·得·梅司脱来①和伟大的意大利爱国者約瑟波·瑪志尼——底眼中看来要比一切科学实证有价值得多；假如有少数很伟大而孤立的思想家底邏輯反对这个，他們就說，那末这些思想家和他們底邏輯就更糟了，因为一个观念底普遍的同意，从古以来的普遍接受，就是它底真实性底最得意的証明。整个世界底意見，到处找得到，到处有人維持的一种信念，是不会錯的；它一定根生在潜伏于人性里的必然之中因为一切过去和现在的人民已經而且仍旧相信着上帝底存在，那末不幸对它发生怀疑的人們，不論使他們发生怀疑的邏輯是什么，显然是不正常的例外，怪物。

那末，不管和一切科学和邏輯相抵触，一个信仰底古老性和普遍性就应该当做它底真实性底充分而不能非难的証明了。这有什么理由？

在哥白尼和伽利略之前每人都相信太阳是繞着地球旋轉的。这不是每个人都錯了么？有什么东西比奴隶制度还要古老，还要普遍？或是吃人的習俗吧。从历史社会底起源一直到現在，各地总是有少数支配者剝削群众——奴隶，农奴，或是薪給工人——底强迫劳动；人民被教堂和国家压迫。我們必須认定这种剝削和这种压迫就是絕對附着在人类社会上的必然嗎？这些例子表明上帝拥护者底論

① Joseph Marie de maistre 法属薩丁尼亚的政治家，法国国家哲学家，著作家傳統主义的代表者（1754—1821年）主張教皇有絕對权力。——譯者

証一些也沒有証明什么。

事实上沒有比邪恶和荒謬更普遍和古老的了；相反地，真理和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里最普遍最幼稚的，这事实对一个不变的历史现象給了一个解释——这个现象就是迫害，凡是首先宣布真理的人們向来是，而且繼續是“普遍”而“古老”的信仰底官方的，特权的以及私心的代表們手中的对象，而且也常常在那些集团的掌握之中，那些人使他們受了苦刑之后末了还是受了他們底思想而得到胜利。

对于我們唯物論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这种历史现象一些没有什么可惊和可怖。我們底良心是坚定的，在我們对真理不惜任何代价底爱是坚定的，对于此外就沒有思想的，唯一能成为伟大力量的邏輯底热情是坚定的；我們对正义底热情，对人性底克服一切理論上和实际上的兽性底胜利底不可动摇的信念是坚定的；最后，在少数与我們有共同信心的人們之間的互信和互助也是坚定的，——我們听任这种历史现象底一切結果摆布，在这种历史现象里我們看得出一种社会法則底表現，正象統治世界的其他法則一样地自然，必要和不变。

这种法則是人类社会底兽性根源底邏輯的必然的結果；在累积到今天的一切科学的，生理的，心理的以及历史的証明之前，也在德国征服法国这事实的触目实証之前，我們已不可能对这种根源发生怀疑了。不过从人們接受了这人的这种兽性根源的时候开始，一切就都明白了。历史对于我們似乎是对过去底革命性的否定，忽而緩慢，冷淡，迟滞，忽而热烈和有力。它完全存在于人底原始兽性被人性底发展不断否定之中。人，一种野兽；大猩猩底表兄弟，从兽性本能底深沉的黑暗达到心智的光明，这就完全自然地說明了他过去的一切錯誤，而且对他現在的錯誤給我們一部分的安慰。人